

朝野

李新军 著

朝野

李新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朝野 / 李新军著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4153-0

I. ①朝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3833 号

书 名 朝 野

著 者 李新军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责任校对 孙 慧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340 千

印 张 22.5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,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153-0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正说“自知之明”与另类“知人之智” 1

“你不懂啊！自己要想在官场混得开心，就不能有什么对立面。那文化素质高的留在身边危险啊！没文化就好支使。我喜欢厚重少文的人，自己快倒台了，还在那里坚持‘两个凡是’，这就是忠。我不喜欢什么周小舟哇，权延赤哪！这些个笔杆子，是有知识，可知识多有什么用？要懂得保护自己，所以，杨修必诛，李白当逐。上不忍愚，而忌异志也！”

第二章 同一碗饭品出百味人生 21

这名干部气愤地说：“他呀！怎么说他呢！哼！在马伯清的眼里，领导才是最可亲近的人，哪怕是比他稍稍大那么一丁点儿的领导，他都知道怎样在他们面前夹着尾巴做人。他需要巴结领导的时候，领导的毛病都是可爱的，领导嫖娼，他会解释成生理需要，领导小气， he 说是认真，连领导的狐臭，都被他说成是麝香味。”

第三章 不把群众当回事，群众也不把你当回事 45

谁都想当大官，可大官也不是怎么好当的哟！谁都想往高升，却不想想，那高处也不胜寒哪！不过哪，按当朝吏制，官至如此地位，既使要动，也不是斩立决，更不会株连九族，大不了挪挪地方就行了！这是惯例。也就是现在人们为什么削尖脑袋想做官的好处之一，只要自己不违法，哪怕就是搞点儿特权之类，这官位绝对安全，因类似情况而“推出午门问斩”的，至今还没见着。

第四章 占据制高点，无需堵枪眼 76

朝旭知道，代宇庭对快速遣返请愿群众并不感兴趣。他分析，代打算

至少要拖他个十天半月，而且闹得越凶越好，这是代宇庭多年来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诀窍。代宇庭认为事情不闹大不足以引起领导的重视，也不足以突出自己工作的重要性，也就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成绩。办公室主任马伯清最是明白代的心思，他曾对代这种做法吹嘘说：“您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啊！”事情闹大了，造成多大损失，花了多少钱，影响如何是不需考虑的，他出面处理了、平息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“出钱买稳定”嘛！领导看得到，就会说你“行”，你“行”前途就有希望。

第五章 政府领导中的品牌

88

代宇庭在同事和下属当中骄横恣肆，从无顾忌，而在领导面前则又是一副嘴脸。这些，朝旭是清楚的。令他揣摩不透的是，就这么个人，领导何以信任有加？你说他平庸无能吧，这个批示，那个签字，随便就到手，办自家的事畅通无阻，运诸掌中，可谓本事通天；你道他如何能耐吧，实在大谬不然，真本事没有一点。按说这次处理请愿事件，应该说是他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又是市长点的名，对他来说是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大项目唷！这么多部门的骨干随他指挥，应该得心应手，何以弄得如此糟糕？以至不敢面对工作组的全体干部。

第六章 流在心中的血，澎湃着中华的声音

108

“爸爸不懂斗的艺术，但大体知道一些斗的原因。中国人有些话说绝了，比喻说，‘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’，就高度地概括了中国人从上到下斗的原因。具体说到领导层斗的原因多啦，争功诿过斗，嫉贤妒能斗，抢班夺权斗，唯我独尊斗，疑神疑鬼也斗等等，你翻开一部成语字典，几千条成语，其中有五分之一以上是讲‘斗’，那斗的词条，真叫随手拈来。所以中国最普及的还是斗争的学说。中国人在‘斗’字上，有一套外国人不可企及的完整理论，而在经济建设上，外国人却把中国人当成才上学的小孩。在部队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吵架，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孩子说，

‘我爸四个豆。’也就是四颗星，‘你爸才两个豆，我回家告诉我爸整死你爸。’几岁儿童他就知道咋个斗法。”

第七章 甘当青年保护伞，无限功德

125

朝旭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务必把握住三条：牢牢扛着主轴不松肩，这就是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。无论碰到什么压力，哪怕是数万之众排山倒海压过来，也决不动摇，这是其一；正面问题讲原则，复杂问题要幽默，中心问题讲深透，敏感问题须策略，一般问题可从简，题外问题应谢绝，这是第二；最后一点是，牢牢把握宣传对象的心理动态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从容不迫，处变不惊，相信自己，坚信正义是有群众基础的。

第八章 逆境与挫折是有志男人的必修课

149

代宇庭带上马伯清为他准备的材料，和新近从电视台索取的朝旭接待学生代表的录像资料，还有几个记者状告朝旭“袒护坏人”的举报材料，到了秘书长办公室。秘书长看完材料，对代说：“你写的那个材料总的来说还行，群工部做了不少工作，但是，朝旭的几个问题值得斟酌，不过这是组织上的事，你也不要再扩散了。大机关有大机关的规矩。你应该知道，市政府对人的处理是特别谨慎的，这涉及政府的形象。至于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，我看朝旭说不上什么表态，讲的话还是比较含糊的，这是个有争议的也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，恐怕你我也搞不清，这一段去掉算了。”

第九章 邪气竟也凛然，放弃亦是智慧

160

这些年群工部的工作，那一堆堆的冤假错案，不是从侧面告诉自己，在中国无论过去和现在，一个小报告，一片纸条，就可以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吗？而且错了就错了，往往先发制人者胜，不论事实成立不成立，人

云亦云的领导比比皆是。我朝旭在机关工作虽时间不短，可一直是正大光明，没有介入任何圈子，而现在不是圈子里的人，你就是再有道理、再有本事，谁会买你的账？当过几天秘书又一直跑上层路线的代字庭，一直在方格明的羽翼下窜来跳去，领导之间互相是通的，自己要是去和这位领导解释，肯定是自讨没趣。“唉！难怪人说，楚云是阶级斗争之乡啊！既然那位领导说出那种话，我朝旭已是千口莫辩了！我一个大机关的处级干部境遇尚且如此，可见全市每年数以万计的来信来访，绝非‘刁民不训’哪！”朝旭深切地意识到以后步履的艰难。

第十章 人无廉耻，百事可为

186

代字庭对于群工部副部长的人选其实早已胸有成竹，最可靠、最适合的，当然是马伯清。他之所以不轻轻松松地将这个位子交给马，主要是出于：第一，如果不把难度说得大一些，马伯清认为他上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来得太容易，又如何体现他代字庭的恩德呢？其二，马伯清上了这个台阶几乎与他平起平坐，只有正副之别，没有上下级之差。他不愿意看到再有朝旭那样的人与之分庭抗礼，他要马感恩戴德，要马绝对服从，所以尽量把难度说得含糊些。最后，从副部长这个位子的价值考虑，代字庭认为马伯清应有所表示，也就是说这官不能白拿，天底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。尽管以前马伯清大包小包地送了不少，可代字庭知道，马伯清的妻子是做家电产品生意的，花个万儿八千决不会有什么大碍。此时不敲，更待何时？

第十一章 歪坛出劣酒

204

“干这事我比您内行，到时只要您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。闯江湖嘛，关键是个‘闯’字，敢像一匹野马，破门而出，冲出南天门，就可以腾飞、就可以独来独往，野马就变成行空的天马了，人家就对你刮目相看。俗话说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您没看到国内现在那些个款爷，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本分人？不都是在玩银行贷款，玩父母积蓄，玩朋友资金。玩

转了你就是以晋代魏的司马懿，就是皇上，就是爹，玩不转就是陷在沼泽中的死马一（司马懿）个，就倒霉。”

第十二章 特区就是特区啊！

216

他一直想从脱离官场的中年干部中选择几个进他的公司，他认为，才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，哪怕是博士生，进入公司只能做一般的工作，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适应，但还很难进指挥系统。不少的人好高骛远，稍有一点起色就要另起炉灶。有的人甚至不惜出卖和挖走公司的机密跳槽，而脱离官场的中年干部，一般情况下，之所以能赋予重任，首先这种人必然有一定的能耐，有的还有专长，否则，他不敢迈出这一步；其次，这种人一旦脱离官场便义无反顾，没有退路，时间和年龄都不允许他们挑肥择瘦、朝秦暮楚，能相对稳定；第三，这种人脱离官场多数是不得志，失意或某种政治上的原因，他既然选择经商，就一定会毕尽其功，争回面子，混出个人样来，给原单位看看，所以比较能快出成就。

第十三章 任你精似鬼，喝了老娘洗脚水

233

刘静宜本身干会计，工作多年，对如何建账转账再熟悉不过了，加上和刘文乔办公司手续的经验，手上掌握了两个公司的一应手续和印鉴。所以，她以最快的速度，最熟练和最稳妥的方法，迅速将代军从楚云打入广州的一千万，连同第一次买房、购车后剩下的一百万，共计一千一百万元资金，全部打进了自己新立公司的账号上。她还以代军公司的名义打印了一个《关于撤销××房地产公司在贵行账号的通知》，把代军公司账号在银行注销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开始几天，她没有退掉自己的住房，她怕刘文乔不时来访。同时，又在九楼的上面十一楼开了一间住房，所有文书资料全部转移到十一楼房间里。她对刘文乔还是像平常一样不冷不热，逢场作戏。心想，你们的戏才刚开始呢，好戏还在后头。

“是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当时也不理解。后来经多次调查了解，才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是因为在建单位的前身——玉林副食品商场的党委书记出国考察了几个月，项目虽然是他出去之前定下来的，并已破土动工，而他回来以后，工程指挥部只有他的名，操作上没有一点实权。经理和投资方把他晾到了一边，一应事务都是经理和投资方商讨定夺，他却无所事事。这一辈子遇到这么好的机会，自己却两手空空。因此，他怀疑经理得了投资方的好处，可又没有证据。于是，和隔壁这家商场的经理一商量，便上演了这一幕。目的是要敲投资方一笔钱。这位商场的经理与这位书记大人有默契，还得到上面的支持，最后硬是搞到一笔款才算平息。你看就是这样的无聊。”

代宇庭急于想和朝旭见面，出于三个目的：一要完成方格明交给他的方案，必须摸清朝旭的底细，包括他有无能力，有无权力，如何操作；二想通过接近朝旭，化解以前的矛盾，摒弃前嫌，以利今后合作，再次将其控制在手中，尽管是如意算盘，过高地估计，但自认为这些年来官场得意，一路顺风的他不会不成功；三因儿子代军的那笔巨款未归位，这事如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，如能参与楚江大桥工程，也许从中出现转机，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朝旭是一个关键人物。

第一章 正说“自知之明”与另类“知人之智”

紫英宾馆——楚云市最早、最豪华的一栋神秘建筑物，位于秀丽的玉屏公园东北角，距市委后门百米之遥。很早以前，紫英宾馆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当年，宾馆建成之初，负责大楼的总设计兼总营造师神秘被捕。后来，据说是因为一处不起眼的墙壁裂了道小缝，被他的徒弟兼助手给卖了。家庭出身不好，身陷囹圄的他，虽有万般冤屈，却是做声不得。然而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这栋宾馆不论从整体布局、造型、结构、质量乃至容积率等，仍然是楚云市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，再过多少年也不落后。

紫英宾馆的地理位置在楚云是最好的，依山傍水，风景宜人。宾馆后面是公园，四季鲜花盛开，香风不绝。尤其是八月桂花盛开之时，宾馆大院内外都飘溢着浓郁的桂花馨香，从宾馆出来的人，身上都带着丝丝桂花香味儿。这里原来是楚云市唯一一家涉外宾馆，自从改为市委、市政府的接待处后，这些年又有不少变化。作为接待宾馆，市政府财政再困难，每年还是拨了不少钱给紫英。整个宾馆设施、功能，在楚云首屈一指。宽敞舒适的特色套房，堪称一绝；装潢考究，富丽堂皇的中、西餐厅，湘、川、粤三帮菜肴齐备，尤以楚云菜看家，可谓天上人间。这里，只接待会议、领导，不对外，消费少有货币交换，连签单都少见，但它富得流油。宾馆的前门对着市委的后门，领导们进出宾馆，可以安步当车，大会小会、酒会、恳谈会、热舞会、冷餐会、各式聚会，甚是便捷，历届领导们都认为这里有家的感觉。

紫英宾馆属市委会议处与市政府接待处两家共管。

紫英的神秘，不仅是它建筑艺术的高妙，五十年经久不衰，日见辉煌，真值得琢磨。这里既是阁老新贵的温柔富贵乡，也是匆匆过客的最后驿站。多少官员在这里走出、托起，又从这里消亡，甚至一去不复返，难以解读。这里又是干部扶摇直上的摇篮，总经理一般都挂副厅或正厅头衔，个别造化大的甚至上到了副省。即使一般的服务员、司机、理发员或者厨师，当干部或混到了相当级别官儿的也不乏其例。如此得天独厚，别无奥妙，世风使然也！

宾馆负责膳食、接待及近水楼台的各线头儿，乃至中上层各级脑儿，擢拔升迁之速，权且不论，顺水顺风，青云直上，自不必怪。然而，一个小小的理发室里，竟然也出了个了得的人物，怎能不匪夷所思？

紫英宾馆的九楼是一处装饰豪华，别具一格的理发室。设备先进，服务一流。现在看来不乏辐射的电吹风、并不舒适的按摩椅、城镇普及的洗头床等，在不时兴洋玩意儿的那个时代，则是高贵的象征，因为它是进口的，只属涉外宾馆特许，高层领导特例。

理发室刚刚上班的女理发员玉珍，打扫完卫生，照例给师傅代宇庭沏上一杯茶。然后走到椭圆形立镜前，对着镜子又重新打扮一番。

几名来理发的职工进来，按例排队坐在一条长沙发上，其中一人叼支烟，朝一把特制的单人沙发走过去。正在涂口红的玉珍从镜子里瞧见，忙说：“哎哎，别坐那儿！那是我师傅的专椅，他不愿别人把他的凳子坐脏了。”那职工一听，气鼓鼓地瞪了玉珍一眼，心想，还是算了吧，得罪代少爷，没准，他理发时装不小心在你脸上或别处拉上条口子，或忽悠你一下，咋整？只好忍气吞声，在另一理发凳上坐了。玉珍歪着脖子，又掠了掠鬓发，才慢慢走过去开始工作。

“代师傅还没来？”

“他来了，一时半会也轮不到我啊！”几个人朝室外张望。

“嘿！要他理发，简直就像臣下朝见皇上，啐！”

“师傅嘛！再说呢！谁的脑袋他没摸过啊！”

“他每天固定只理六个人吧！”

玉珍边给一职工理发边说：“那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头儿脑儿来了，他还加班哩！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一条人影从门口迅速移了进来，代宇庭立刻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职工们马上停止了议论，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，几双眼睛从不同角度打量着他……

一贯保持西装革履的理发师傅代宇庭，高挑个儿，大背头，消瘦的脸上经常带着笑。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性动作，即与人交谈得惬意时，喜欢在自己脸上摸一把，右手全掌从额头一直抹到下巴，动作娴熟、利索，好像经过专门训练的川戏中变脸术一样。当他正在笑马上又不要笑的时候，一抹脸，便再也找不着原来的笑了，一点痕迹都寻不到；需要笑的时候，一抹脸，脸上笑容立即大面积绽开。再一个毛病或者说职业性习惯，就是好动，哪怕“默哀”一分钟，他都脚不停手不停，这儿摸摸，那儿抠抠，好像浑身有蚊虫叮咬。好动的特点使得他老也胖不起来，稍远点儿看去，似乎也还有些风度。

代宇庭走向自己的坐椅，将公文包往矮柜上一放，他这个公文包从不离身，包的质地和样式也很讲究，一般隔一年半载就换一个，包里除装着几大本名片和电话簿，别无他物。他没把等待理发的职工看在眼里，几个职工也没谁敢主动提出要他理发。看样子，他显得很疲倦，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，侧身习惯地端起玉珍为他沏好的茶，看了看玉珍。玉珍向他诡秘地咬着嘴唇笑了笑，继续理她的发。代宇庭喝了一口茶，咳嗽一声开了腔：“咳！昨晚陪统战部领导打牌，两点了，还要我带他们去西餐厅吃消夜、喝酒。”玉珍笑道：“好嘛！有吃有喝有玩，常和领导在一起，你能啊！”代宇庭显得有些反感地说：“能啥呀！玩完就拉倒，统战统战，统而不战，没屁实权。唉！累他妈够呛！他们才不管你白天还要上班哩！”说完眯缝眼睛仰靠在椅子上，似睡非睡。

理发室又进来两个想理发的职工，见代仰靠在那儿打盹，侧头瞅了瞅坐在条发上排队的人，两人对视一眼，走了。

“小代在吗？”随着一个声音从室外传了进来，一位红光满面，穿着入时，一副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进了理发室。代宇庭微微一睁眼，见了来人，“嗖”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说：“啊！袁书记！在！在！我在在在！”

等待理发的几人一听，都知趣地相继离开了理发室。

代宇庭笑呵呵地迎上去，把袁书记扶到自己的座位上，赶紧从矮柜上拿起一只漂亮的茶杯洗净，然后打开矮柜抽屉取出一盒茶叶，边沏边笑呵

呵地说：“我这茶是一个朋友刚从杭州带来的西湖龙井，专门给袁书记您留着的。”随袁书记进来的还有一位中年干部。袁向代宇庭介绍说：“小代呀！你上次不是跟我说有些小困难吗？今天我给你把吏部的人带来了。”笑笑指了指身旁的中年人“方格明，方处长。”

代宇庭只有高小文化，对于“吏部”这一类高深的名词，那叫做蛤蟆跳到井里——扑通（不懂），他瞪着眼睛望着方格明发愣。

“怎么？吏部都不懂？就是管干部的干部呀！方处长，以后你们多接触接触。”袁书记起身坐上理发椅对方格明说。

“啊啊！我懂我懂，组织部的。”代宇庭恍然大悟，喜出望外，上前一把拉着正准备往沙发上坐的方格明的手，忙不迭地使劲摇着，说：“好好！方处长，方处长请多关照、请多关照。”只差点没把人家的关节甩脱臼。

不知是代宇庭的形象不佳，抑或他过于热情使方格明有些受不了。他的手被动地、毫无反应地让代宇庭使劲握着，足足有好几分钟。方格明看着袁书记点了点头，应付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心里似乎在说，堂堂市委副书记怎么结交这么个人？代宇庭喜滋滋，急忙又给方格明沏上杯茶，接着往袁书记坐的理发椅上洒了几遍香水。然后把袖子一挽，对方处长说：“方处长！您稍坐会儿，我给袁书记理完，马上为您效劳。”方格明说：“没事儿！”自个儿端起茶杯，慢慢品茶，毫无表情的环视周围，瞅了瞅紧张忙碌的代宇庭，顺手拿了张报纸看起来。

代宇庭穿上白大褂，戴着口罩，很规范地先给袁耳朵里塞上棉球，扶着他慢慢躺在洗头床上，一遍又一遍洗、抠、揩、抹，接着，小心翼翼地轻轻修脸，那程序有条不紊，十分精细。完事，袁书记坐起来对代宇庭说：

“小代呀！我那脖子根酸痛得厉害，你能不能帮我捏几下？”

代宇庭放下剃刀说：“行！试试！”

“是不是这儿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

“这样捏行吗？”

“行，行！还可以稍微重点！”

“好，好！这样呢？不重吧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哎呀！好舒服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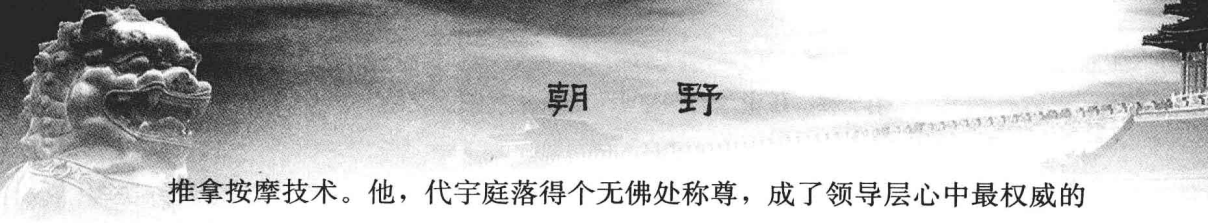
袁书记这个头被代宇庭足足摆弄了一个半钟头，袁临走对方格明说：“小代的事你们扯扯吧！回头给我说一下。”方格明起身微笑着点点头，代宇庭笑容可掬地把袁书记送上电梯。他回到理发室，边给方格明理发，边聊着他自己的事，直到按袁书记一样的规格理完，以同样的程序送走方格明，自己才落座。这时的他，一扫刚进理发室的疲倦神态，脸上显得好兴奋、精神，笑眯眯地看着徒弟玉珍打扫卫生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一阵。

这天夜里，月光从单身宿舍窗口斜进寝室，照着躺在床上如同烙饼的代宇庭。转钟两点多了，他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觉，脑子里时不时闪现着“干部处长，就是管干部的干部，嘿！干部……”这词儿宛如那美妙的音乐，魔幻似的在脑际缠绕。他想着当干部的滋味，别人叫他代干部的感觉，甚至想到那漂亮的妞儿给他代干部丢来的媚眼。他翻了个身，触动了尾脊骨那块不硬不软的耻骨，一根神经像琴弦般颤动并直达脑际，继而那琴弦变成五线谱波浪一样晃动起来，见头不见尾的音符像是袁书记、方格明等高级干部的声音，自己也像在五线谱上跟着晃晃悠悠，又好像是踩在钢丝上，小心翼翼的。他进入了梦幻之中。

从第二天起，他觉着尾脊骨上那块耻骨神经还在作祟，而且只要脑子里出现“干部”两个字，或者见到宾馆的任何一个干部，或者听到有人喊“主任、科长”什么的，那耻骨就频频颤动，除了直达脑际的兴奋，还有心血来潮的感觉。即便在工作时，只要这种莫名的感觉一出现，他便有些忍不住手发颤，呼吸加速，于是，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对客人说：“我出去透透气！”他站在九楼阳台上，俯瞰着从市委后门开出的那灰色“上海”、黑色“红旗”轿车，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。他，多么想告别这没完没了洗洗抠抠的勾当，也去潇潇洒洒地干上一回，甚至于搭着梯子操腕——高干一下，跻身到上流社会，到那时……

从那以后，代宇庭的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脱落，前额开始不知不觉地往上向后推移。

袁书记常来理发室，就是不理发也要叫代宇庭给他按一按脖颈，后来发展到头部、肩部、腰、背、腿部。这位领导还向他的同僚推介代宇庭的



推拿按摩技术。他，代宇庭落得个无佛处称尊，成了领导层心中最权威的开光大师，领导们有事没事也要来韵味。他似乎也乐此不疲，并对理发行当有了新的理解，那就是——化腐朽为神奇。

谁说理发下贱？嗯！当然也是下贱，那是指街头巷尾、摆摊设点的剃头匠，而我代某人摸的是大头头！电视上坐主席台的首长们，那头型就是我代某人打造的呢！不过，我既然常摸贵人的头，占有这么一块风水宝地，自己嘛！当然应沾点灵气，否则，岂不辜负了这个有利的平台？我要开创出属于自己的光亮前途。代宇庭将这不可言传的战略打算，深深地埋藏在心底，也一直成为他卖力结交领导的潜动力。大凡重要一点的领导来理发室，代宇庭总是要尽力地施展其独创的按摩技术。两三个小时下来，常常是一身大汗，却把头儿脑儿们一个个弄得舒舒服服，晕晕乎乎。

宾馆领导更是站得高看得远，既然市级头头对这里感兴趣，何不因势利导？索性把九楼用作专为市领导服务的贵宾室，于是，又对理发室进行了一番豪华装修，并在侧面再开个房间，供职工理发用。此举正合代宇庭心意，从此，他接触大权在握的人数与日俱增。至于一般干部和职工理发，他都交给徒弟玉珍，等级由此拉开。

文凭不高的代宇庭敢说、能说，善于调侃，尽管不怎么精准，一般搞笑也还凑合。这源自他和领导打交道多，混熟了，也就没什么顾忌。他经常边理发边要求客人讲些笑话和故事，既套了近乎，又学到了一些应付场面的聊资，像拾破烂一样，日积月累。为了巩固成果，他常常把这个客人讲的东西说给那个客人听，又把那个客人讲的笑话之类对新来的客人侃，久而久之，口齿也就变得伶俐了。

领导们边享受他到位的推拿捏揉，还听他讲些开心的故事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不知不觉，轻轻松松地几个小时过去了。时间一长，代宇庭就给一些重要领导留下了“人才难得”的特好印象。

随着领导印象的加深，先是那些曾经令代宇庭长吁短叹的困难，神奇般一个一个地解决，爱人的“农转非”解决了，小孩的户口办妥了。自视清高的方格明，其实也并不超凡脱俗，对代宇庭的印象，他比那位袁书记更好。除了在代“是个人才”上与其他领导人有共识外，代宇庭还成了方家的常客。方格明在离开市委组织部，就任市财政局长之前，代宇庭结束了他的理发生涯，噫噫噫！一跃成为紫英宾馆的接待干部、副科长、科

长。过关斩将，所向披靡。真叫“人走起运来，门板都挡不住”。

方格明这些年路子走得比较顺，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会做官的人。方格明从组织部干部处长，升任为市财政局长；后来，又当选为楚云市常务副市长，分管财政工交，成了楚云市叱咤风云的人物。楚云市再穷，每年也有上百亿的资金由他支配，所谓财政一支笔。他成了楚云市几千万人的财神爷。

代宇庭早已走进了方格明的圈子，方格明从组织部调财政局当局长后，代宇庭就与他贴得紧紧的。随着一系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，他认定了方格明手中的权力。代宇庭对这位新任副市长甚是感恩戴德，“三节两生”，以及方的小孩上大学等喜庆事情，他都是方副市长家的重要客人。

傍晚时分，紫英宾馆最繁忙。又是周末，各式各样的轿车如过江之鲫。门厅前，两名经理和接待科长代宇庭，笑容满面地迎送市委、政府领导。高挑的代宇庭西装革履，一身笔挺，两眼注视一台黑色轿车开来的方向。

黑色轿车徐徐开上台阶，宾馆两位正副经理下意识闪到一边。代宇庭迎上前，将副市长方格明和夫人一行接下车。方与代紧紧握手，向宾馆两位经理点头示意，简单和他俩拉了下手。随方来的两位客人与代热情地打着招呼。代宇庭笑容可掬地将方夫妇一行迎进宾馆，来到后院一楼餐厅“炎帝宫”包厢。

包厢室外，环境幽雅，金鱼池、石拱桥，又有兰花修竹。

餐厅服务员热情地将方格明夫妇，方的两位亲戚、代宇庭、司机六人迎进包厢。客人全部就座后，代宇庭挨在副主陪座位上，小心翼翼地坐下。方格明接过热毛巾，擦着手、脸、颈部的汗渍，向坐在对面的代宇庭笑道：“小代呀，中午已经在这里搞了几桌，晚上还客气个啥呢？”

代宇庭放下餐巾，笑道：“说句心里话，您就是天天在这儿用餐，我小代都求之不得。能见到您，我感到荣耀、自豪、浑身是劲。您当选楚云副市长，是全市人民的幸福。我的心意，也可以说代表着全市人民的心愿啊！”

“哈哈！瞧你说的。”

“今天又是您五十三岁华诞，作为晚辈的我，若不尽忠尽孝，岂不天

打五雷轰？再说，我小代此生际遇，怎么孝敬您老人家也不为过呀！所以，晚上必须补上这一局，陈姨！您说是吧？”

方夫人看了代宇庭一眼，勉强笑笑。

餐厅五名服务员先后走进包厢，收拾用过的毛巾、压放餐巾、摆餐具、添茶、上菜、斟酒，川流不息。

“好啊！客气不如从命，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呀！你这吃喝权，恐怕过些时候也要作废了。”方格明笑道。

代宇庭给方的客人斟酒，没注意或没听懂方的暗示，只是“嘿嘿”一笑。

方夫人却留神看了他一眼。

代宇庭端起酒杯：“来！我敬市长和陈姨一杯酒！”又对方夫人道：“陈姨！这是紫英最高档的包厢，以往，有不少客人在这里用过餐，包括中央领导，但总体现不出它的档次。您雍容华贵，举止不凡，今天往这儿一坐，档次一下就上来了！”一仰头，把酒喝了。

“是吗？我比中央领导还高贵？”方夫人舔了下酒杯，动了动身子，带有一点鄙夷地说。

“是啊是啊！您还是一副旺夫的福相哩！方市长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德，您又是他老人家的贤内助，方市长成为楚云政要，是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也是您这福星光环的照耀啊！”代宇庭笑容可掬。

方夫人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真会说话。”

“他也还是有能力的。”方格明接过话说。

代宇庭举起双手，假意地谦让道：“不行不行！我有啥尿水呀！如果不是方市长看重我，小代哪有今天啊！遇到方市长，实在是我三生有幸啦！小代我今天要好好敬您几杯啊！”

方夫人侧目看了一眼丈夫，面无表情。

方格明端起酒杯饮了，慢慢说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讲，机遇——基础，都很重要。”

代宇庭干完杯中酒，忍不住摸了一把脸，边给方夫人敬菜，边对方格明说：“我的基础和机遇都是您赐予的，您不给我以工代干的指标，我就没有基础当副科长、科长。您不给我打招呼，解决科级这个台阶，就没有以后发展的基础。所以说，您是我的大恩人！”